

几许欢情与离恨，年年并在此宵中

七夕的传说、情感与娱乐

王宏超

现代人对季节变化的反应有些迟钝，古人的生活则与自然融为一体，对自然的微妙变化极为敏感。人类的时间及岁时意识，经历过漫长的演化过程。上古时期，“不数日月，不志四时”（《黄帝内经·素问·四时刺逆从论》），后来人类从自然的变化中开始对时间进行分期，“候草木荣落，纪其岁时”（《旧唐书》卷一百九十六上），这是最早的自然历。

所以最早的岁时意识来自人们对自然时间变化的观察，年、月、日等概念的形成都是建立在自然时间之上。四季与二十四节气，就像时钟上的刻度一样，安置着人们的生活。加上中国是典型的农业国家，季节变化与农业息息相关，中国人的生活就更依赖自然时序。

宗白华先生曾说，中国古代时间的本质，“非‘几何空间’之哲学，亦非‘纯粹时间’（柏格森）之哲学，乃‘四时自成岁’之律历哲学也……时空之‘具体的全景’（Concrete whole），乃四时之序，春夏秋冬、东南西北之合奏的历律也，斯即‘在天成象，在地成形’之具体的全景也”（宗白华《形上学——中西哲学之比较》）。

四时与节气，一方面总结出了季节变换的规律，人们应时而动，生活有了一个参照；另一方面，也逐渐形成了一种与季节相关的岁时文化，“规训”着人们的生活。

相对而言，现代人有条件最大限度摆脱自然的束缚，季节变化对生活的影响不太明显。夏天吹空调，冬天有暖气，冬冷夏热的感受在某种程度上也在减弱；有了电灯，有了夜市，夜晚生活也和白天差不多了。但对于古人来说，对自然的感受是非常真切的，时节承载着独特的情感寄托。

七夕处于夏秋交替之际，伏日已过，虽暑气未消，但已略有微凉之意。七夕中所常见的牛女传说，乞巧、曝衣曝书等习俗，其实都与时节的变换有关。

【牛女故事】

七夕让人首先想到的就是牛郎织女的传说。在古代澄澈的夜空中，缺少现代娱乐活动的古人，把星空视作舞台，静夜仰望，定会生出无穷的想象。

在黑夜的景观中，星空处在突出又重要的位置。马雅文化将夜空视为神话事件的地图，有学者认为，“夜空是显示创世神话世界中各种大事件的动态地图，而树木、鸟和其他野生动植物是重现这些事件的主要参与者”（《古人之夜：古代世界的夜间生活考》）。在古人之夜，夜空就如同一个舞台，月亮、星星和神灵在其上出演着伟大的悲剧，人类是观众，在静默中观看着自创世到神话、从历史到记忆的各种情节。

牛郎星与织女星都是银河两侧可见度最高的明星之一，与其相关的故事自然也就慢慢产生了。牛女故事或起源很早，至少在汉魏之际就开始见诸文献。著名的如《古诗十九首》中的《迢迢牵牛星》：“迢迢牵牛星，皎皎河汉女。纤纤擢素手，札札弄机杼。终日不成章，泣涕零如雨。河汉清且浅，相去复几许。盈盈一水间，脉脉不得语。”

中国人熟知牛郎织女的故事，故事虽有多种版本，但内容的核心多在强调织女冲破约束和限制，追求自由之爱情。这种观念在传统道德中，并非主流。牛女故事之所以能在民间流传，或是其寄托了普通人尤其是女性对婚姻自由的向往，所以古今文人墨客常用牛女故事演绎爱情主题。

七夕情事在人间以李隆基与杨贵妃为代表，“七月七日长生殿，夜半无人私语时。在天愿作比翼鸟，在地愿为连理枝。天长地久有时尽，此恨绵绵无绝期”（白居易《长恨歌》）。而在我们熟悉的版本之外，牛女故事还有很多支流，尤其是其中呈现出“不完美”的牛女形象，颇值得注意。

【乌鹊搭桥】

天河浩茫，无舟以渡。七夕之夜，乌鹊作桥，以让牛女相会。是夜“河间空阔，爽气已厉，以此候，是牛女相过”（《荆楚岁时记》）。

据说，因牛郎织女的踪跡，以至于乌鹊头上的毛都被踩脱落了：“涉秋七月，鹊首无故皆秃。相传以为，是日河鼓与织女会于汉东，役乌鹊为梁以渡，故毛皆脱去。”（宋罗愿《雅俗翼》卷十三）为什么要以乌鹊为桥呢？牛郎织女在被王母娘娘隔在银河两边之后，“织女思念成病，玉皇大帝看着她可怜，命乌鹊或喜鹊传话，准许两人每隔七日见一次，谁知此乌鹊笨，传错了话，把七日相见说成了七月七日才相见，玉皇一气之下，就命乌鹊或喜鹊每年七月七架桥，以惩其矫诬之罪”（刘宗迪著《七夕》）。乌鹊嘴看来总是

要坏事的，但玉皇大帝不改命令，却也令人觉得执拗得有些愚蠢。

北宋诗人晏殊却认为乌鹊搭桥效率太低，还不如精卫来得快：“云幕无波斗柄移，鹊慵乌慢得桥迟。若教精卫填河汉，一水还应有时尽。”（晏殊《七夕》）杜甫对这个充满诗意的传说也有些较真，“牵牛出河西，织女处其东。万古永相望，七夕谁见同。神光意难候，此事终蒙胧。飒然精灵合，何必秋遂通”（杜甫《牵牛织女》）。他认为没见过牛女二星在七夕相会，也没见过奕奕神光，此事于理不合，于理不通。杜甫的质疑打翻了诗意，倒是也给了俗套的七夕主题以新的思路，陈元靓在《岁时广记》里就肯定了杜甫的新奇思路，“子美诗意，不取俗说”（《岁时广记》卷二六）。

《荆楚岁时记》记载，牛女分隔的原因是织女嫁人后开始变得懒惰：“天河之东有织女，天帝之子也，年年织杼劳役，织成云锦天衣。天帝怜其独处，许嫁河西牵牛郎。嫁后遂废织机，天帝怒，责令归河东，唯每年七月七日夜，渡河一会。”在另一个故事中，牛郎织女被天河隔开的原因是牛郎是个“老赖”，借钱不还：“牵牛娶织女，取天帝二万钱下礼，久而不还，被驱在官室。言虽不经，有足为怪。”（《荆楚岁时记》）所以宋代刘筠《七夕诗》说：“天帝聘钱还得否，晋人求富是虚词。”

还有个故事讲述织女在与牛郎分隔后下凡私通，令人大跌眼镜。话说太原有位姿度秀美的才子郭翰，夜间见一少女自空中而下，“明艳绝伦，光彩溢目。衣玄绡之衣，曳霜罗之帔，戴翠翘凤凰之冠，蹑文九章之履。侍女二人，皆有殊色”。问她何人，答曰是织女，因与牛郎久隔，天帝赐命，可来人间。一番交流后，与郭翰“携手升堂，解衣共寝”，后夜夜如此。有一天郭翰忍不住问织女：“牵郎何在，那敢独行。”对曰：“阴阳变化，关渠何事？且河汉隔绝，无可复之，纵使知之，不足为虑。”但后来还是天帝有命，遂与郭翰永诀（《岁时广记》卷二十七）。

这个故事可以有很多解读，以现代的视角观之，至少可以看出对于女性主体性的肯定，对于欲望的认同，对于钳制人性的道德准则的反抗。

牛女故事和其他民间故事一样，有着久远的传统和演变的系统，其间杂糅了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域人们的创造与阐释，如顾颉刚所说：“我们可知每一件故事虽是微小，但一样地随顺了文化中心而迁流，承受了各地各时的时势和风俗而改变，凭藉了民众的情感和想象而发展。”（顾颉刚《孟姜女故事研究集》）

七夕堪称中国古代的女节日。古代极少有以女性为主角的节日，而在七夕，女性成为参与的主体，尤其是乞巧。乞巧是七夕节最常见的一种游戏，七夕节也被称为“乞巧日”，乞巧主要就是女子所玩的游戏。乞巧，就字面的理解，指的是女性向织女星祈求智巧，其方式包括对月穿针、做些小物件竞赛等，多为女红的针线功夫。上图为清陈枚《月曼清游图册》之桐荫乞巧，左图为明仇英《乞巧图》局部。



乞巧是七夕节最常见的一种游戏。这主要是女子所玩的游戏，指的是女性向织女星祈求智巧，其方式包括对月穿针、做些小物件竞赛等，多为女红的针线功夫。上图为清陈枚《月曼清游图册》之桐荫乞巧，左图为明仇英《乞巧图》局部。

【七夕乞巧】

底针影。有成云物花头鸟兽影者，有成锤、细如丝、直如轴蜡，此拙征矣。”

乞巧在宫廷及普通人家都很流行。贵族之家不惜花费重金打造专属场地和建筑，如齐武帝就建造楼观以供乞巧，名为穿针楼。（《太平御览》卷三一）唐代则有“宫中以锦结成楼殿，高百尺，上可以胜数十人，陈以瓜果酒炙，设坐具，以祀牛女二星。嫔妃穿针乞巧，动清商之曲，宴乐达旦。士民皆效之”（五代王仁裕《开元天宝遗事》卷四）。据说南唐李后主的七夕也十分豪奢，“每七夕延巧，必命红白罗百匹，以为月宫天河之状，一夕而罢，乃散之”（《五国故事》）。寻常人家虽不阔绰，但基本的乞巧活动还是不可少的。“长安城中月如练，家家此夜持针线。”（唐代崔颢《七夕词》）“家家乞巧望秋月，穿尽红丝几万条。”（唐代林杰《乞巧》）

织女之所以成为乞巧的对象，亦与时节有关。七月正是女性纺织的时候，织女在天上年年机杼，织成云锦天衣，自然成为此一季节中人们想象寄托的对象。除乞巧乞巧之外，人们也逐渐扩大乞巧的范围，顺势开始乞富乞贵乞子乞聪明了。“七夕，京师诸小儿，各置笔砚纸墨于牵牛位前，书曰‘某乞聪明’。”（《岁时广记》）神仙或意识到人类的贪心，开始规定在富寿子之中，“唯得其一，不得兼求”（《风土记》，见《太平御览》卷三一）。这大概也是中国宗教信仰的特征之一，一些“专业”之神，因不断扩大保佑的范围，后来慢慢成了综合之神。

柳宗元看到女性乞巧，有些故意捣乱，求织女“付与妾媚，易臣顽颜。曾臣方心，规以大圆。拔去咄舌，纳以工言。文辞婉软，步武轻便。齿牙饒美，眉睫增妍”（柳宗元《乞巧文》）。织女不顾他的激愤，却来责怪他的讥刺。神仙也知道，凡间诸多不平事，是他们也难以干涉的，否则关羽、包公这些正义之神，怕是要累死在工作岗位上了。

织女虽善工巧，但众人在七夕牛女团圆之夜向乞巧，似乎是选错了时间。唐代诗人罗隐就写道：“月帐星房次第开，两情惟恐曙光催。时人不用穿针待，没得心情送巧来。”（罗隐《七夕》）其实在天河分隔后，织女大概是无心关注民间之求的，卢仝诗里也说：“痴牛与驂女，不肯勤农桑。徒劳含淫思，且夕遥相望。”（卢仝《月蚀诗》）

七夕也可以根据针在水中反射出的影子来判断工巧。《帝京景物略》说：“七月七日之午丢巧针。妇女曝露水于日中，顷之，水膜生面，绣针投之则浮，看水

泥于七月七日。像南宋因馆藏书甚多，曝书时间有时会从五月一日一直持续到七月一日（《南宋馆阁录》）。有时候，因南北气候不同，七月七日反而是曝书的好时候。叶德辉在《藏书十约·收藏》中说：“古人以七夕曝书，其法亦未尽善，南方七月正值炎薰，烈日曝书，一嫌过于枯燥，一恐暴雨时至，骤不及防。且朝曝夕收，其热隔宿不退，若竟收放橱内，书热力不消，不如八九月秋高气清，时正收贮，且有西风应节，藉可杀虫。南北气候不同，是不可不辨也。”所以《四民月令》说七月七日“曝经书及衣裳，习俗使然也”。

东晋名士郝隆，在七月七日这天出门仰望于太阳下，人问其故，他说：“我晒书。”（《世说新语·排调》）这很像“腹便便，《五经》笥”的边韶（《后汉书》卷八十八），把书都装到了肚子里。郝隆袒腹曝书体现的是才华与狂傲，后来却有不少人学此做法以邀名。

总之，七夕是体现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节日，七夕的重要性在于处在夏秋时节更替的重要时刻，七夕中的牛女传说、乞巧、曝衣曝书等，都与这一时序更替有着密切的关联。中国人总是在时序更替中体味着自然的律动，也在这些故事和习俗中重温着过往的文化。

《本版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、中文系主任》

延伸阅读

银河与 Milky Way

牛郎织女的故事，离不开银河。而说起银河，则可以提到翻译史上关于银河与 Milky Way 译法的一段公案。

赵景深在1922年翻译契诃夫的小说《契诃夫》（现通译《万卡》）时，把英语 Milky Way 译作“牛奶路”。赵景深的翻译引来鲁迅的多次批评和讽刺，如鲁迅在《风马牛》中就批评赵景深的翻译原则是“与其信而不顺，不如顺而不信”，讽刺曰：“乱译万岁！”

有学者发现，赵景深是根据英译本翻译契诃夫的《万卡》的，英文原文是：The whole sky span-gled gay twinkling stars, and the Milky Way is as distinct as though it had been washed and rubbed with snow for holiday.（赵景深的译文：“天上闪耀着光明的亮星，牛奶路很白，好像是礼拜日用雪擦洗过的一样。”）

如果把 Milky Way 翻译成“银河”或“天河”，“河”如何被“擦洗”（been washed and rubbed）就难以说通，赵景深的翻译实则保留了 Milky Way 在西方文化中“路”的意象。（谢天振著：《译介学》（增订本））其实，更准确的翻译来自鲁迅，他考察了希腊神话后，认为 Milky Way 应该译作“神路”，这反而是更接近希腊神话原意的译法。（鲁迅《风马牛》）

在中文译成英文的过程中，“银河”如果译为 Milky Way，也存在很多问题，如此一来，“河”变成“路”，“河”的意象丧失，牛郎织女的传说，鹊桥相会的故事，就没有办法理解了。

由此可见，在文化意象的传递中，语词与文化密切相关，文化会赋予语词特殊的含义，脱离文化语境，有些文化的意象就难以理解了。

【曝衣曝书】

曝衣曝书是七夕节的一项重要习俗。《四民月令》曰：七月，处暑中，向秋节，浣故制新，作袴薄，以准备始寒。“处暑”是二十四节气之一，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，也是三暑（小暑、大暑、处暑）之末。《说文解字》说：“处，止也。”处暑即意味着酷热至极而始消。在此季节转换之际，趁着日光尚好，浣洗旧衣，缝制新装，正当其时。“曝衣遍天下，曳月扬微风。”（杜甫《牵牛织女》）

汉武帝在太液池西边建造曝衣楼，七月七日，“官女出后衣登楼曝之”（沈佺期《曝衣篇》序）。北宋蔡确有诗曰：“骊山宫中看乞巧，太液池边收曝衣。”如穿针楼一样，曝衣楼亦成为七夕的重要空间意象，李贺的诗写道：“鹊辞穿线月，花人曝衣楼”，实在是绝佳的意境。

曝衣也会有意无意成为富贵人家炫富的机会，七月七日这天，竹林七贤之一的阮咸看到对面富豪曝晒纱罗锦绮的场面，遂找来竹竿也把自己的粗布短裤挂起来。别人问及，他答曰：“未能免俗，聊复尔耳！”（《世说新语·任诞》）看似疏放不拒，实则借此讽世。

书籍怕潮湿和虫蛀，古人要定期把书籍字画拿出来晾晒一下。“五月湿热，蠹虫将生，书经夏不展者，必生虫也。”（贾思勰《齐民要术》）宋代官方有“曝书宴”，参与者颇多，“岁于仲夏曝书，则给酒食费，尚书、学士、侍郎、待制、两省谏官、御史并赴”（《宋史》卷一百一十七）。夏月有曝书之必要，但曝书却也不必拘



▲傅抱石《七夕图》
▲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五代至北宋佚名《乞巧图》轴局部